

黨的組織與黨的學文



新 潮 書 店 印 行

1950

黨的組織與黨的學文

司徒貞譯

新潮書店印行

1950

目次

一、編譯者序.....	(一)
二、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列寧).....	(五)
三、列寧與文學問題(米亞斯尼考夫А. МЯСНИКОВ).....	(一五)
四、列寧與蘇聯文學(伊萬諾夫В. ИВАНОВ).....	(三七)
五、註釋.....	(六一)

編譯者序

我在去年夏天曾有這樣一個計劃，就是想把列寧論文學的或作家的文字，別人論列寧與文學的關係的文字，以及偉大作家（如高爾基）記述列寧而與文學有關係的文字，都蒐集在一起，編成一冊，這也許會成爲一本有用的書。但這個計畫，多半是由於自己的忙，同時又有些材料已經由別人零碎地介紹過，因此，就一直拖到現在，並沒有完成。

現在，先把已譯好的一部份，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份，即包括列寧的關於文學的主要論文「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米亞斯尼考夫的論文「列寧與文學問題」，伊萬諾夫的「列寧與蘇聯文學」等三篇合在一起，作爲我所計畫的「列寧與文學」的第一分冊出版。同時，並爲了現在的一般讀者的便利，書末附以簡單的註釋。

列寧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是一篇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文獻，它給我們許

多重要的啓示。第一，他告訴我們說：「文學，一定要屬於黨。」而且，「文學的工作必須是全無產階級工作的一部分。」雖然，「在無產階級黨的工作之中，文學的部分不能與無產階級黨的工作的其他部分機械地同等看待。」這個啓示，在我們現在的情況下，是值得深切注意的。

第二，是關於文學藝術的寫作自由問題。列寧肯定地說：「在黃金權力之上建立的社會中，在勤勞大眾貧困而少數富豪寄食的社會中，就不可能有實在的和真正的自由。」我們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在過去我們是不曾有過寫作的自由的。在目前，有多少過去的作家停筆了，他們也許在主觀上感覺到現在缺乏所謂寫作的自由，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請他們熟讀此文，同時更熟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當能得到很大的啓示。

我在寫這篇小序的時候，一直像親耳聽到列寧在不住地呼喊：「同志們，工作吧！在我們的面前有着困難的和新的，可是偉大而光榮的任務，這就是：要組織宏大的，多方面的，各式各樣的文學事業，」以便與「工人運動作緊密而不可分的聯繫。」我們今後的文學，必須成爲黨的文學，必須成爲工人階級的文學，必須從工

人與農民之中培養新的，有力的作家，那才能把偉大而光榮的任務完成。

至於米亞斯尼考夫與伊萬諾夫兩人的文章，簡單地說：就是列寧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註釋。米亞斯尼考夫說：「文學的黨性是列寧的審美觀的基本原則。」伊萬諾夫說：「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一文「所提出的基本原則就是文學的黨性的原則」，這是極重要的一點，我們必須強調這一點。因此我把列寧的文章翻譯出來，並把另外有關的兩篇文章合編在一起。

我相信，這本小冊子會被每一個愛好文藝的同志放在身邊的，因為它會永遠地鼓舞你，永遠地給你有力的啓示，永遠地使你忘掉正確的道路。只可惜我的譯筆不好，一定有許多錯誤和不適當的地方，我希望讀者隨時提供給我寶貴的意見，以便在再版時改正。

一九五零年元旦

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

列 寧

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所產生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新的情勢，順次地提出了黨的文學的問題。把出版物加以合法與不合法的區別，這原是專制俄國的農奴制度時代的可悲的遺產，它在開始消亡了。它還沒有完全消亡，但爲期已不在遠。我們內閣總理大臣的偽善政府還在那裏倒行逆施，使「工人代表蘇維埃消息報」還在「不合法地」出版，可是，這除了給政府丟臉，除了給他以新的精神上的打擊而外，「查禁」這愚劣的辦法是毫無所得，政府沒有阻止它的力量。

在出版物有合法與不合法的區別存在的時候，關於黨與非黨出版物的問題，解決得就極爲草率，極爲不正當，而且畸形。所有不合法的出版物都是屬於黨的，由組織出版，由團體經營，無論如何都是與實際的工黨團體相聯繫的。一切合法的出版物都不是屬於黨的——因此，黨派性是在被禁之列——可是，對於彼此的黨却都

「有興趣」。畸形的結合，異常的「同居」，偽善的掩護，這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至於不得不掉隊的人，希望能表現黨的觀點，誰若是胡言亂行，或者是膽小如鼠，那他就是輕視這種觀點，那他，在本質上，就不是黨人。

讓我們咀咒伊索寓言式的文句，文學的奴隸狀態，大人先生們的辭藻，思想上的農奴制度吧！無產階級給這種醜惡送了終，由於這種醜惡，一切俄語中有生命的，新鮮的東西都被窒息了。

革命尚未成功。就假定沙皇的專制政治早已沒有了戰勝革命的力量，革命却還沒有戰勝沙皇專制政治的力量。而我們生存於這樣的時代，就要到處去談，盡量地來談這種公開的，正直的，率真的，首尾一貫的黨派性與不合法的，掩掩藏藏的，「外交性的」，善於欺人的「合法性」的不自然的結合。這種不自然的結合是要在我們的報紙上說明的：不論谷赤訶夫先生如何諷嘲社會民主黨的暴虐，說它禁止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溫和的報紙，可是，事實依然是事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無產階級」，却依然是存留在俄國專制警察的門外。

可是，不管怎麼樣，這完成一半的革命在迫使着我們都要即刻去進行新的工

作。文學，在現在，連「合法的」都算上，就應該有十分之九是屬於黨的。文學一定要屬於黨。針對着資產階級的風習，針對着資產階級的企業性的，營利的出版，針對着資產階級文學的野心，個人主義，「貴族的虛無主義」，及利潤的追求，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必須提出黨的文學的原則，把這原則發展，使其盡可能地以更完整的形式行之於實際。

所謂黨的文學原則是甚麼呢？這就是：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工作不僅不能是個人或集團謀利益的手段，一般地講，它就不能是脫開無產階級的一般工作而獨立的個人工作。打倒不屬於黨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文學家！文學工作必須是全無產階級工作的一部分，它必須是由全工人階級的有覺悟的先鋒隊開動的，統一的，偉大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械組織的「齒輪和螺絲」。文學工作必須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社會民主黨的活動的一個構成部分。

德國有句諺語說：「比喻總是蹩腳」。我拿文學來與螺絲相比，拿有生命的動作來與機械相比，也是蹩腳的。見到把所謂思想鬥爭自由，批評自由，文藝創作自由等等墮落化，癱瘓化，「官僚化」的這種比喻，也許會有犯神經病的知識份子痛

哭流涕的吧。從事情的本質來講，這種痛哭流涕不外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的表現罷了。用不着說，文學工作是完全不能屈從於機械性的均等化或水準化，多數支配少數的東西。用不着說，在這種工作上，對於個人的創案，個人的趨好，對於思維與想像，形式及內容，絕對有保證較大自由的必要。雖然這全是毫無討論餘地的事情，可是，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證明：在無產階級黨的工作之中，文學的部分不能與無產階級黨的工作的其他部分機械地同等看待。所有這一切，決不能推翻那種對於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是無緣而奇怪的原則，即是：文學工作應該一定成為與社會民主黨工作的其他部分緊密聯繫的一部分。報紙必須成為各種黨的組織的機關。文學家必須加入黨的組織。出版所和書庫，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其他各種關於書籍的營業，所有這一切都必須成為黨的東西，而負有責任。對於所有這一切工作，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一定要注意它，要完全監督它，在這種工作的全部，要毫無例外地，引入活的無產階級工作的活的水流；如此，就由古舊的，半奧布洛莫夫式的，半營利的「作者只管寫，讀者只管讀」的俄國原則，奪去了其所有的根據。

當然，我們不是說，在一朝一夕的功夫，就能以把這種由亞細亞式的檢查和歐羅巴資產階級所沾污了的文學工作改造過來。我們對於提唱單調的系統化，或者製成若干決議案就把問題解決了的思想，距離甚遠。不，在這個領域中，完全談不到公式主義。問題就是：我們全黨，全俄國的所有有覺悟的社會民主的無產階級，一定要認識這個新的問題，明確地把它提出來，並且隨時隨地去爲它謀求解決。由農奴制檢查的束縛中逃脫之後，我們既不願去，也不能去做資產階級的營利的文學關係的俘虜。我們，不只在脫離警察的意義上，而也要在脫離資本，脫離向上爬的野心而自由的意義上，尤其是：更要在脫離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而自由的意義上，願意創辦，而且我們要去創辦自由的出版。

這最後的幾句話，對於讀者們，也許覺得是怪論或者是嘲笑吧。「怎麼一回事呢？」一個熱烈擁護自由的知識份子恐怕要喊叫起來了：「怎麼一回事呢？你是想要把那微妙的，個人的工作，即文學創作，使之從屬於集團嗎？你是想要由工人用多數的投票來解決科學，哲學，美學的問題嗎？你否定絕對個人的思想創造的絕對自由嗎？」

諸位先生，請安心！第一，我是在講黨的文學及其對於黨的監督的服從。各人可隨心所欲，毫無限制地，有寫和說一切的自由。然而，每一個自由結社（黨也是其一）也有驅逐那些爲了宣傳反黨觀點而利用黨的招牌的黨員們的自由。言論與出版的自由非完全不可。可是，結社的自由不也非完全不可嗎？我對於你，以言論自由之名，而允許你有隨心所欲地叱罵，誹謗和寫作的完全權利。然而，你對於我，以集會自由之名，也得允許我有約束或破壞說東道西的人們的集會的權利。黨是自願的結合，假若它不清除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就會不可避免地，先在思想上，然後在物質上瓦解。爲了判明黨與反黨的界限，有黨綱在，有黨的戰略的決議及黨章在，最後，還有那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的無產階級的自願結合的全部經驗在：它經常將一些個別遊離的，不完全澈底的，不完全是純馬克思主義的，不完全是正確的份子或流派容納到自己的黨裏來，可是也經常採取定期的「清黨」的辦法。擁護資產階級「批評自由」的先生們，就在我們這黨內也是如此：現在我們的黨立即要成爲大衆的東西，現在我們正體驗着要轉向公開組織的急變的過程，現在當然難免有許多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說是不澈底的人們，也許甚至有一些基督

徒，也許甚至有一些神秘主義者，可能混到我們這裏邊來。我們有着很結實的胃，我們是多數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消化得了這些不澈底的人們。黨內的思想自由和批評自由決不會使我們忘掉那些自命爲黨的自由結合中的小集團的人們的自由。

第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的諸位先生，我們一定要對諸位說：諸位的關於絕對自由的言辭原是一種虛僞。在黃金權力之上建立的社會中，在勤勞大眾貧困而少數富豪寄食的社會中，就不可能有實在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對於你的資產階級出版者是自由的嗎？對於向你要求放在鏡框中和畫冊裏的春宮及以「神聖的」舞台藝術的「加演」形式的賣淫的資產階級觀眾，是自由的嗎？這絕對的自由，不就是資產階級的或無政府主義的空談嗎？（因爲，作爲世界觀，無政府主義就是翻轉過來的資產階級的精神。）既生存於社會，又要脫離社會而自由，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資產階級作家，畫家，女優的自由，只不過是對於錢囊，對於收買，對於豢養的曖昧的（或者說是僞裝的）依存罷了。

而我們社會主義者就要暴露這種虛僞，剝開這面假的招牌。這並不是爲了得到非階級的文學和藝術（那只在社會主義的無階級社會中才有可能），而是爲了使

真自由的，公開與無產階級結合的文學，去與那僞自由的，實際上是與資產階級結合的文學對立起來。

這會成爲自由的文學的，因爲，並不是利慾，也不是向上爬的野心，而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及對勤勞大眾的同情，會招來新而又新的力量參加它的行伍。這會成爲自由的文學的，因爲，它將不是爲了飽食終日的貴婦人，不是爲了因腦滿腸肥而寂寞煩悶的「上等階級」，而是爲了成百萬成千萬的勤勞大眾服務的——這些人原是一國的精華，是它的力量，是它的未來。這會成爲自由的文學的，它要以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經驗與現實運動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最後的語言，並在過去經驗（即是將社會主義由原始空想的形式發展而完成科學的社會主義）與現在經驗（工人同志們的現實鬥爭）之間建立恒久不變的互助合作的關係。

同志們，工作吧！在我們的面前有着困難的和新的，可是偉大而光榮的任務，這就是：要組織宏大的，多方面的，各式各樣的文學事業，以便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作緊密而不可分的聯繫。一切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學都應該成爲黨的。一切的報紙，雜誌，出版所等，應該立即進行改組的工作，並準備這樣的態勢，使它們

在某種基礎上完全參加到某個黨的組織裏去。只有到那時候，「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學才能成爲名副其實的東西；只有到那時候，它才能盡了自己的義務；只有到時候，它才能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內，從資產階級的奴役下面奮鬥出來，而與真正前進的和幹到底的革命階級的運動溶而爲一。

